



天冬·天冬

袁水拍著

MG
1226
396

(詩集)
冬天，
春天

歐水柏 著
遠方書店印



3 1764 7900 8

前 記

「去年繼望寄先生曾經對我說：『當其未割地時，林泉居士開缺的時候，』你可以再出一本詩集了。』其後，徐繼畲也在我面前提起：『譬如，冰柏好出本集子了。』當時，記得「續春詩集」我因為這句話而漲紅了臉，「怪不好意思似的」。

自從一九三九年以前的我的詩作印過一本集子「人民」之後，再也不想把後來兩年開刊登在報紙和期刊上的東西結集。徐繼畲這句話使我回家去把剪存的稿子翻過幾遍，有時有極大的欲望想全部出版，有時又覺得只有兩三首短詩值得這樣做。『再等等看，寫下去，等到多些值得印的，再出不遲。』自己總是這樣對自己說。現在，那些剪存的稿子都在香港丟光了，這些留下的是家父人們在桂淪兩地從僅有的一些大公報、星島日報上找出來，抄給我的了。人對於失掉了的東西，總有點偏愛，所以趕快把牠們編起來。一來作為酬答吃吃力力替我翻尋舊報，抄寫的友人們；二來想把這些詩中所說的意思多告訴幾個人，三一人能從其中

得到一些愉快，便是作者辛苦的無上的酬報。

存着這個心念，把這幾首詩編了出來。因為所能找到的材料光是大公報和星島日報和文藝陣地，好些舊作都找不到了，特別想念的是幾首「政治詩」，試作的民謠，和一首「米」，一首自己所喜歡，也為一個友人所愛好的「火車」。此外又刪去了幾首，其中「兵士，兵士，你肯不肯嫁我？」那一首也刪了。別的試作的民謠既然找不到，也不願留下這一首孤單單不大現實的東西。因為，對於民謠，我有了偏見。本來，人又「三姑」，詩「三姑」，民謠「三姑」

前時讀到一首全都用對白寫出，題為「兩個雞蛋」的短詩，——一首通俗敘事短詩（ballad），雖則作者的名字，似乎我們都沒有見過，但是我相信，很初人讀了他，會不稱讚他，不喜歡他的。這短詩二十行許的新勁，分明是篇傑作，太巧妙，太迷人了，我們不必道德地來考察他，如何合於徐遲所時常說起的 high seriousness。如何把血肉相連的人民和社會（抗戰）如實地顯示出來；作者對於所寫的作品（那件事情）如何熱烈地，貼切地愛著；如何讚美着「善」；如何合乎「世道人心」的法則；以及其中所表現的人類愛等等。我們也不必指出這首詩所用的語言是家常日用語，表現得如何的單純，真實，不誇張，不裝璜；恰好的組織的篇幅等等。在我們讀他一遍之後，還沒有考慮到這些屬於頭腦裏的尺度時，

已經愛上了牠。假如沒有人責備我過火的話，我會說牠是中國新詩的希望。

也許這也是對於民話有了偏心之故吧。每逢記起那唱外國民話的友人唱著廣「紅色的太陽」，以及「你綠色的母親的森林」時，我覺得像我這樣生硬粗糙地從事於作詩的人應該抹一抹手，把種子管放上來，不替了，如同一個粗木工的學徒看見細木工的師傅在臂彎裏夾來一件精美的作品，放在他面前一樣。只要吟到：

你不要嘆息吧，

你綠色的母親的森林……

以及P君所愛的一讓人家去譏笑吧……」那首瑪麗亞的詩，我的心會不由自主地溶化。一切的詩歌只要是善的，真實的，表達着人類的靈魂的；表達得正確，天然，簡單，真挚；熱情飽滿，在深的方面，深入人心，在廣的方面，波濤澎湃；親切，誠懇，拿沸熱的心來感動萬人的詩——都會被人所愛。不論古今中外，從人民中產生出來的詩人的作品，尤其是人民自己所創作，流傳，愛好的民話，往往合乎以上的這些條件。

如果我們再不加倍地留心我國的民話將牠們記錄下來，歌唱牠們，謗發新的作品，加進新的血液進去，也許我們的民話傳統會慢慢衰亡。詩人們只願自己做「舊本詩」，而棄棄本

主義社會未明的那種再也不能生受下去的詩，那末詩人們和他們的「作品」也永遠不能離開塵埃，
越來越和本國的土地隔得越遠吧。記得朋友們在香港時，曾經想出版一個詩歌刊物，想出版物
的各種定為「土地的詩歌」，而把出版社定名為「詩歌的土地」。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正是生根
在這土地上的詩歌，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片廣大的美的詩歌，而我們自己正是需要詩的詩
及清明的詩歌的傳統，橫豎連結起廣大的人們的詩歌，可以行遠，總能使人感到它的深
為已有，總能自生命。也許這樣的詩歌只是將來的事業，總要來一種地從人類當中冒出來。
在這種詩歌的時代，我們的詩人們作品將會怎樣呢？而目前那樣的詩歌和詩人們的「優前
而後」的詩歌，新的詩歌「兩隻雞蛋」正是未來的好詩的萌芽。

徐遲也是一個民謠的信奉者。他也主張搜集民謠，唱牠們，製作牠們；附帶要搜集各
地的方言，學習牠們那些不靠書本而能把話說得明白動人的人，（也許只有不靠書本說行）；
他說從民謠到史詩是我們的詩歌的道路，我同意他。不過記得我們有過幾次爭論，關於民謠
的限制的問題。因為如果把民謠僅作為一種詩歌的形式看，那末牠是有限制的。牠可以非
常合適地反映了我們封建時代的兩性生活和家庭生活，以及若干社會問題，但是對
於目前以及將來的顯然在變更中的時代和它的社會內容，複雜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隨之

而起的人的感情，作爲形式，民謠是不能勝任的。我們需要民謠，正因為我們要拋棄牠，我們寶貴這個民謠的傳統（我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民謠傳統的民族），同時要求另外創造一個新天地。我們不僅活在本國的土地上，而且這片土地絕未和全世界的土地切斷；我們在呼吸，不僅是我們在呼吸；我們不僅是我們。

新近報紙上刊載過一則關於音樂詩歌的表演會的新聞，新聞的結尾說：「以民間歌謠爲最受歡迎。」密爾頓所說的 simple, sensuous, impassioned 這三個形容詞屢次被人們來用讚美某些詩人（牛津俄國詩選的編者也以之讚美普式庚）。一約翰·克利斯愛夫」的作者一再稱道民謠，並說：「大藝術家家的責任就在乎把這千萬人共同的靈魂表現出來。他的理想是具有希臘古代樂人般的純潔，擺脫了自我，來家上這個人間的集體的熱情……一百五十年來，有希臘古代樂人般的純潔，擺脫了自我，來家上這個人間的集體的熱情……一百五十年來，個人抒發主義底過度的發展，已經有了病態的成份。真正的偉大，在於多多感覺，多多控制，說話簡潔，思想莊重，絕不鋪張……又說：「力求明白的需要抓住了克利斯愛夫。郭沫若先生說：『深入淺出，而又平易近人，始終新鮮，極明瞭，極健康，極有力的作品。』這些話都可以證明中國新詩歌的消息來吧。」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

下面這詩是作者一九四〇、四一、和四二上半年所寫的候著年份編排。生活的淺與深造成了這些。假如其中有不失其爲真實，誠懇的詩句，也是許多寶貴的友情，特別是候著，所教的。像「向日葵」這首詩，簡直是經過他細寫定當的另外二三首中甚至保留著他所教的話，可惜有幾首已經找不到，不能編入了。

感謝著我戰報紙，抄寫的友人們和第二次又替我作詩集封面的郁風，並感謝叫我更改進集子名稱爲「向日葵」的人，沒有依照他，還是用了通名「冬天，冬天」。

謹以此獻給可愛的人。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

目錄

前記	一
往來	一
斷送	一
女犯	一
插帳	一
上海	一
水齊我對面的人們	一
在那海濱的城市裏	一
魯迅先生六藝詩	一



容氏大士八菩薩聖像	四四四
鄉下的悲劇曲	四四四
未爆發的夜	三四六
水鏡	三四六
乾枯了河流	三四四
土鏡	三四四
今天換上新洗的襯衣	一八五七
可惡的陌生地方呀	一五五九
其聯	一五五九
城中小調	一五六二
渾身	一五六二
神的殿	一六六七
岩床	一六七
凡爾賽的鎗彈	一七三
離開吧，好兄弟	一七八
冬天，冬天，	一八三
折斷的松樹	一八六
理想園	一八八
馬車	一八九
贈 P · C	一九二

贈 L · Y ·	九三
贈 A · C ·	九五
讀「約翰·克利斯朵夫」·	九九
我願意我們能够·	一〇二
無題·	一〇六

往來

那時是民國五年，我生在江南，
江南的拉篷船現在仍舊往來。

七歲，捧了書本上學，

城裏面怎比得上鄉下快樂？

十歲，我結交鄰家的好友，

雨天上學，我打傘和她一塊兒走。

十三歲，父親不肯給我唸書，

他朝我說小孩子應該吃苦。

他帶我趁火輪船，記得是個清早。

他說那家洋貨店老板心腸還好。

十六歲，我學徒期滿，



三年裏面，我不會回家一回。

雙親失了健康，頭髮已經花白。

我也長得高了，不再是個小孩。

母親摩我，說我好瘦。

父親催我快上店，歇歇就走。

從天亮到天黑，從來沒有休息。

春天就這樣一個個留下嘆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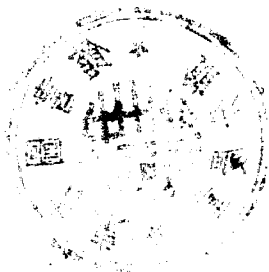
就天天喘着氣，在外鄉奔忙。

早知道，我是不該習商。

年紀它一朝偷偷溜開，

不像那隻船去了又來。

詩末



斷送

不圖天！小對！

大相守候你主顧，裏邊響那。

肥兒，襖子，戲文，水，魚，花。

機機東西跑來，應應你的錢袋。

就是靈曉，也都懷着積。

急忙忙招呼債主，又轉離了房東，

油鹽斤，鐵嘴扇，天夜隨開空。

這個搶你腿，那個要你腦袋！

——爲了活命，把生命斷送。

女犯

「這，這是誰呀？教刺廷顯明？」

臉色蒼白，嘴唇緊閉，眼裏，輕輕地走過大街，坦白而又長縮，

誰也不睬她，離別路人往來擁擠，

突起脈管的手臂托住背脊的小孩兒，

巡捕緊緊抓住她細瘦的腰身，

下雨天！小孩打得稀濕還是好睡，

她們第一次走進這樣好的屋子，監獄。

搖 錫

做完十二小時的工，

兩條腿像一隻空肚子鼠。

累得快倒下來了，

像一輛破馬車，

粗暴的路石和日月，

把我的身子磨。

工作做完了，我

喘得喘不過氣來。

啊，累得快倒下來了，

滿嘴是苦的，

渾身是痛的。

頭腦是麻痺的，

睡倒在床上，像一橫槓，

跌倒，生命氣絕，

直到明朝天還發亮！

再從夢裏掙扎着醒過來，

我的胸口呆住了，早已凹下了，

我的手這樣的發抖，

我還只記得一瞬間！

當我停步於一小時的止境，

電車載着我的分靈的身子，

搖擺在街上。

電車

電車

電車的皮圈抓牢我的手，

電聯車頂上掛着這皮圈，

摩會這輛電車，

諸人皆曰：「此乃天降之寶，不可不取。」遂各執一器，爭相攫取。其時，忽有一人，自外而入，手執一書，大聲疾呼：「此乃天降之寶，不可不取。」遂各執一器，爭相攫取。

我，
0

我們

三、切實，徹底，認真，負責。

「假使勁地搖擺，」

一個巨大的問題，

昏迷還是

蘇州府志

上海 (一九四〇)

強盜？殺人犯？小販？被引渡者？

漚漚手跨上捕房的黑鐵車，

街車上售票員淌汗，查票員淌汗。

搶米哪，高價收買新米，囤積哪，平糶哪。

「操把子」在這條路口，在那個街頭。

白俄，巡捕，萬國商團，日憲兵，「大道」裏

懷孕的女乞丐，嚷着，嚷着，嚷着，

把身子俯前又仰後，把腹部的衣服剝開一點，

給人看證據，因為有人裝過假肚子討飯。

「我們的醫院」今天一下子進來了，

七個服毒者，一個吞來沙面的已經絕命。

然而還是覺得其狀極其可憐，居的看家說：

「我們弄堂口這個月樓房。」

那連今朝的耳拖來，這一個餓死的屍首。」

那劉姓的女僕這纔講，後報告青榮漲價。

三人三三兩兩，又特別談論，

這羅絲網在英租界，法租界，海關。

這這條路，那條街，那條街，像迷宮，像棋局……

那時候，那時候，官官，官官，官官……

那時候，那時候……

……

……

……

1911

永寶隆照相館主人

水齊到頸根的人們

——去看，快！

——自殺。

——公園路。

羽狀對稱的槐葉呀！

你和淪陷以前，有什麼兩樣呢！

你懸絲著的石子路一定是……

沉重的運輸車，拖車，馬車……

還是給沉重的私車所壓碎動盪！

但隨城東面……地靈的綠林……

照樣懷著這夏季的公園……

夏夜的花香……

然而……

鐵錘新電的西式絞

擰螺絲三處，口裏，

像個的腰肢，屈屈，改位了

發馬場。

——官外，譯言！

叫外，棉機，管！

一對大眼，眼熱，眼！

眼，這不，是，花，嗎？

眼，眼，眼，眼，眼，

眼，這，眼，子，就是，剪，花，的。

眼，眼，眼，眼，眼，眼，

眼，眼，眼，眼，眼，眼，

眼，眼，眼，眼，眼，眼，

眼，眼，眼，眼，眼，眼，



男人還在張望，

凶殺者給抬走了，

樹根裏的血一路滴下去。

警察把大把的稻草灰

洒在槐樹下，

血液再也不是紅的，

風刮走了沒有黏住的稻草灰。

——還有什麼可看的！

——有什麼好看！

——有什麼稀奇！

管會的街市應該熱鬧啊，

炸彈造成的斷斷聲

——軍前達到現在。

是唯一的紀念坊，

只是震碎了瓦片的繡子

起出一肚子的日本貨。

丁丁地奔跑過，

包車裏新發跡的官員搖着摺扇。

跨馬的皇軍搖擺着身子，

馬矢遺滿一城。

華中鐵道公司的公共汽車，

中國的未成年的女孩當賣票。

——軍票一角。

——法幣一角？

她的蒼白的臉頰靠在車上。

一個皇軍拍一下她的肩膀。

——

兩個和平愛國軍的上車了，

談論「老七」身上化時錢不冤枉。

「電話一角。」

「法幣一角？」

「電話一角。」

大陸飯店，客滿，

新新旅館，客滿，

城中飯店，客滿，

今天長訓班所招的第二天。

酒店，西餐館，料理，

這是新開的溜冰場。

一星期三有獎溜冰，

唯一的夏季消暑勝地。

還是一樹樂，戒煙所，「蓬萊」戒煙所。

門口就有執照掛著，

這是臺灣第一座「警察署」。

在「牛車水」的「廣安堂」。

太陽旗太小的掛在門口。

肥田粉、鹽、糖、茶、油、米、麵粉、

「白米平賣」。

單票「五元五角」。

「一斤五升」。

「米又漲了」。

「縣知事和公司都合個做生意」。

「山羊也漲了六倍」。

——日子難過呀！

本齊到「廣安堂」。

「廣安堂」的「廣安堂」。

獨領優待，看到那台銀機，

從一天走到三天，

日一，日二，日三！

(又訊)：爲水陸要衝，進口貨物咸集於此，市塵極比，近來民生困苦已極，

八元四角，大米每斗十四元，燒柴每百斤七元。

(某委員訪聞記)：主張知行合一，該做就做，決不無意識，政聲清廉，在今日之下，

講起某氏，沒有一個北平人不點頭稱善的。

(本埠新聞)：近日城廂各處樓上君子活躍，據社會專家研究結果，認爲下層經濟壟斷所

致。一白二不平。

(廣告)：某某佛號日語學校考取新生揭曉。某某留東同學會創辦日文補習班招生。

(本埠新聞)：應署爲保護本縣名勝古蹟起見，特飭科製木牌佈告，揭示六言韻文，其韻

文原稿云：賄得名勝古蹟，殊與文化攸關，民衆都要愛護，毋得視爲等閒。

(本埠新聞)：某局長即席賦詩，意興甚豪，婦女觀光團明日首途。

在淪陷的城南裏。

什麼纔稱得上潔淨的呢？

河床一年一年的淤塞，加高，

泥漿，腐爛的雜物，沉掉的船，

黑色的腥臭翻騰起來，

什麼纔是潔淨的呢？

這裏無所謂恥辱。

祇有希望，不死的希望是潔淨的。

蒼蠅飛舞在各處。

靈魂和裏面一樣淪陷。

是人——還是蚯蚓？夜出的耗子？

腐爛風長多麼好：一片發臭的腐肉。

這是我的一個朋友，
她的名字叫小梅，
是前充經理店的女招待，
學會了日本話，

今年她坐包車，新的街頭，
省府教育委員，
她的弟弟引各種佩刀的男子。

標記附的城市裏，
歡樂快樂的，
斷你漫漫一半的，
小梅繼續以高聲，
斷斷和地理不離，

——媽媽，我走了。

——我要回來的，當國旗飄滿城。

她告別了古城，告別了家，學校，城門口和她年歲相似的無憂的制服的女檢查員是她的同學，

大家不說話，別了！別了！

斑駁的城牆上漆著「利比兒」「若葉」，漆著宣傳股的黃色大字：

「建設東亞新秩序

完成黃色新東亞」

如果愛和夜妥協了，

屋子，人，樹木，終年在灰色的黃昏裏，

如果善和惡可以妥協，

那麼我們是盲子了；

如果我們的祖先，正直的人格，

曾經妥協過，

那麼我們的脈管裏

也不會是這樣鮮紅的血。

(最近訓令)……廣集情報，預防匪患，匪隊之一番號，人數之多寡，武器之配量，皆
領名稱，盤據地點，距城里數……

太陽，暗天的白雲，熱鬧的街，

兩點鐘，還租米的農民，

有的提一籃熟藕，

有的揹着幾卷棉衣，一斗香糯米，

有的像小販一樣把寶網担停在門口。

大門上兩方木牌，兩個機關：

「縣警察隊特務中隊第三分隊」。

「租賦征收公棧」。

兩點半，公棧裏忽然有人奔出來，

砰，砰，倒地了，砰，砰……

三面包圍，都是還租米的農民，

警察沒有了，那兒去了呢？

警察的槍呢？電話線早已割斷，

警察丟下鎗一共十二枝。

公棧的職員死了一個，傷三個。

農民？股匪？游擊隊？

他們是農民，也是游擊隊，而你們稱做「股匪」。

小汽艇載着四個日本兵，

抽着煙捲，到河港裏去轉一圈。

明天日報上的評論標題：

「何以處丟給的全部的責任者」

太陽，晴天，白雲，熱鬧的街，

——別回來，別想家吧！

橋上的老婦對遠行的青年說。

——母親！我去了。

.....

——就會回來的。

楊柳仍是長條兒，

瓦屋的煙窗吐出松針的氣息，

稻草的氣息，家的氣息，

但是母親，你不在這裏了，

當你的兒子回家的時候。

年節的慶宴早已屬於過去的時光，

但是，母親，你說你不要我回來。

我知道你耐着，耐着，到死的時候纔醒。

——我已望他回來，可是現在來不及了。
疾病佈滿城中，沒有醫藥。

從黑牆壁的小巷經過，

從駝背的石橋經過，

用這條木船載着你，

從曲曲的護城河搖出城，

母親，我一個人送你往鄉下，

那兒的田野像冬日一樣寂寞。

她吃了一個月止痛的麻醉藥，

現在昏迷中死囚。

山野的神靈啊！

請護佑這靈魂，痛苦的毒死者，

她是人子的母親。

讓墳墓，竹子，被砍作柴薪的斷松柏，

都在雨中吧……

讓人在雨中，

讓眼淚浸濕這江南的被害的田地，

讓田地知道她的名字。

水齊到頸根的人們，

掙扎，掙扎，又沉下去，再是掙扎……

讓仇恨像江南的雨水，

楊柳仍是長條兒，

年老的人們跟着一個個躺倒了，

松針松葉的氣息，從家裏播散，
但是，母親，你遠離這一切了。

年節的慶宴已經屬於過去的時光，

院子裏的花朵也消逝了。

沉重的運輸車，炮車，馬靴碾壞的城裏，
難堪的煎迫所絞死的白髮者。

城中獨一的寬闊的林蔭道

照舊圍着這夏季的公園，

然而，現在，野蓬像樹一樣高。

讓雨落吧，讓淚落吧，

讓雨浸濕那地下的墳墓，

讓田地知道她的名字！

在那淪陷的城市裏

在那淪陷的舊城裏，

時光像死水，已經凝滯，

廢物的氣息從河裏，

從溝裏，升起又吹散。

牠纏住了低頭的人們，

塞滿了他們的鼻管，

膠住了他們的心臟，

連咳嗽也都困難。

個個朝晨，一樣的沮喪。

陸續走到菜市去請居民
檢了一片鯪魚回家，

孩子的手弔住了母親。

到晚上，什麼都死了，

家家緊緊地關上門，

裏面住的是鬼還是人？

這條街也許通到一座墳？

只有菜油燈一樣的星星

依舊爲這些無聲的幽靈，

點亮了這個地獄；

只有樹木擺動着黑影；

只有遼遠的鬧市裏，

還有酒樓上喧嘩未歇，

胡琴和笑的聲浪

來自另外一個世界！

只有那灰白的月亮

淫腫的屍首一樣！

叫人記起這依舊是人世，

而這裏會還是你的家鄉！

在這月光下，

當年是何等明亮！

在那風吹的夏夜，

孩子們在天井裏乘涼，

夜的空氣，水一樣，

螢火蟲飄浮在水波上，

唱與山歌：「月亮亮，

家家兒郎出來白相相：」

現在他們都已經長大了，

還是已經死了，丟下了

手裏的鎗，掛在當年

一塊兒唱山歌的兒郎肩上了。

在這冰涼的暗夜，

老年人躺在死牀上，

吐出最後的一口氣，

失掉了揮拍的力量，

一顆死了的眼淚，

沿着眼角淌下，

停住在花白的髮邊，

冷了的手還是攥着牀邊的少年。

魯迅先生六秩誕辰獻詩

這全部土地是一羣英勇的大人們之墓，他們的史蹟不該
銘鑄在他們的碑石上，而且將載傳遐邇，用一種看不見
的言語，編織入人類後代的生命中。

古希臘·修息底斯

滿清王朝的破房子給歷史的浪潮淹倒了，總，這轟隆的聲音
若是一片瓦礫場上，鴉片戰爭的炮煙還沒有熄滅，幾幾上升，
擦着那霞光萬道，黎明的天庭。

孫中山！這位辛勞的保姆，雙臂合抱一個嬰孩，民主革命
旁邊是母親，她是獻出了生命的羣衆的化身？啊，不死的英雄！
他們從崎嶇的地平線上一步步走上來。

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大革命，十年內戰，紀錄了嬰孩的生涯。
一個不屈的戰士，新中國的思想家——魯迅，給嬰孩以聲音。

啊，中國海的颶風，你揚送自由的鐘聲。

燈煙堵塞呼吸，毒龍吞噬生命，黑暗反覆地折磨人羣。

「戰士」改行了，「英雄」顯露了劍子手的原形，「有的高舉，有的退隱」！
可是他握的還是這枝筆，還是前進。

「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青年的隊伍鑒着這個火把，它照亮了黑暗的行程。
「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黑暗來壓迫人道」，那怕遍地都是陷阱。

人類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雖則一路有斑斑的血痕。

堅直的人格，請再睜開一次你的愛情分明的眼睛，你看地球上高掛着十顆頭顱，這

他們是「示衆」的——非洲的古國，歐洲的獨立民族，和西班牙——她有九九六天
光榮的鬥爭。

「不准通過！」是永生的口號，它和橄欖樹一樣長青。

死亡，她在享用着「人肉的筵席」，法蘭西人民的革命的街道上流着怨屈的血。正直的人格，是你呵護着戰鬥了三年的中華人民，是你守着我們。

你的承繼者將堅持鬥爭，永不妥協，雷霆萬鈞！

生命啊！你不會老，你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吧，在死的面前跳。

死亡啊！今天是你的下葬日，因為今天，澎湃的八月浙江潮誕生了犧牲戰爭的民族魂。

歡呼！歡呼今天——革命人道主義者的生辰！

鄉下的迎神曲

東方的晨光發白了，

天由到珠江的樹林吐雲了。

希聲響着金馬飛快跑來了。

老奶奶，爸爸，你們出來聽，仙來了，

用你們的左手遮額角，再伸開右手來招，

魯迅先生來了，

水生呀，張根呀，他及時的來了，

快抹一抹你們額上的汗水吧，

你們聽，魯迅先生穿着膠底鞋來了。

新子們呀，去接他呀，別把指頭兒放在嘴裏或
 膝上，他老人家來了，滿嘴的黃牙，滿臉的皺
 紋，像胡先生走到我們打聽事兒去了。

未爆發的夜

一

夜間，好睡的人已經上了牀，

關上私人的房門關上耳殼，

靜候一個自以爲必然的白天，

前面到什麼地方？憑人家提着鼻子拐彎。

把牀鋪，骨骼，腦子，心臟，命運……

一齊交給夜，把它當作最可靠的。

誰也不問一個——它把國家帶到哪兒去？

掘陷跡者正在埋炸藥，安排着新的陰謀。

幾千顆，主聲，靜寂，隨時無聲爆發的雷聲。

但有些人是心愛夜的，在夜間起身，

對於他們，夜像拉緊的弓弦。

現在，臘瓜像猴子的僕從們打扮停當了，
和秘密警察，獵犬，以及餓餓了的賊匪們，

開始了他們的結蜘蛛網的暗夜，

陰伺着的眼睛，未發動的槍機。

金剛索頭們的宮殿裏開始了歌舞與華宴。

善於作悔過演說的人用別人的血洗自己的手。

大霧佔領這裏，黑色的時間。

霜佔着要塞，幽暗，和威脅下的道路。

熟睡的人們的夢外，火花爆裂。

沒有聲息的血液快要流乾了，

從一個不能再搏鬥的胸膈。沒有聲息嗎？

沒有意思的。但夜知道他，夜看好這故事，
千里外，人們在遠遠地同他揮手啊，
一片敬禮那樣熱烈！

臺灣省人四時遊藝、水火救急

星星照舊像歷史上那樣的，

永遠用慈愛的眼淚注視那站著倒下的人。

可是，今夜，讓風來抹乾這女孩子的感傷吧，

吹簫弄
吹簫，
抵哉事
吹到河
流上，
平原上，
海上。

金道直到兩極的兄弟們，
九龍與華安。

腰膝酸痛
脚膝酸痛
脚膝酸痛

和我們隨場上的緣分，
讓我們在福祿壽三星
的庇護下，平安度過

這一個醜態的，被聽到這英雄的傳說。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五

樓外卅四、五對並架的巨柱。

田官人最心愛亦強之齊東間讀史

趁這黑夜，出賣朋友，出賣他自己。

「不要對德國人！」

「賣掉你，軍隊，被蒙住雙眼的男子和女子，

好讓外國主子隨便剝削他們的肉，

要剝掉便剝掉，那怕這帶鮮血，

那怕婦女，和最小的嬰兒，也一例。

一勇敢的凡爾敦的保衛者！只當將軍勇敢不勇敢？

勇敢的！勇敢地在柏林做生意；

法蘭西的武裝，法蘭西的食糧，法蘭西的自由，革命，和血。

用祈禱，懺悔，教堂裏的安靈祭，聖台前的扯謊，

埋葬親自斬殺的第三共和國像拋棄一只破鞋。

因為，現在是夜，巴黎是徒手的。

三千三百萬難民在破碎的地圖上徬徨，

二百月的安樂椅和碗櫃高坐在游春汽車裏（註一）

避難到什麼地方去才安全呢？

他們仍舊有春天的，在不是敵國的敵國，

只有抱着孩子的母親才倒斃在巴黎郊外。

神髓的現在應該扭醒他們的神經了，

國家快給帶到什麼地方去呢？

把命運擺在自己手中罷！

相信他們嘴巴上的愛國，粉頰上的道義嗎？

相信他們在沒有露出牙齒以前的仁慈嗎？

相信他們是國家的保衛者？

記得他們斥責你們不要祖國嗎？

好，一個將軍和老閹謀最近向全法蘭西的家婦和母親喊：

「不要依賴國家！」

誰是不要祖國的？

「生來是圓鼻子，到死也是圓鼻子。」（註二）

證券交易所的搜機大商，大資本家，

地產商，政治商，將軍和他們的資產階級。

都察道誰是他們的同謀合夥的親骨肉。

敵人在火線上，到萬四千個主人拖進集中營。

再瀝血，八世之的血腥的謀自諸，公敵的兇惡們，以強軍國又進。

人賊子，壓下商民，捉捕殺人民黨軍事勝利。

三

三

吞食家庭，滿地得市和鄉村的穀堆，

擊沈運糧經，封鎖彼此人民的咽喉。

毀滅小麥，咖啡，把六百萬噸的安瀾黍的燃料。（註三）

醞造橫跨大洲的戰爭，有計劃地使人民赤貧。



喝乾河，喝乾江，兩岸多產的流域，
和那兒的春天好季節，如今是沒溪，沒死，
這是死亡，
牠的手指敲擊着黑夜的門。

夜傾聽着那些囚牢裏的獨立國，

夜傾聽着馬德里極度的敵人躊躇地走，

夜傾聽着農工的工廠，牛皮鞭，屍體的發爛，出征軍的反叛，

夜傾聽着東方，西方，西方，民地，奴隸，的屠殺，

沒有聲音嗎？

怎麼沒有聲音！夜已經聽到他們的軍費，

還是他們的短交，因為他們要求，

——黑雲白晝。

大河濤浸吞這一切，沉鬱的叢草與毒蛇嘶嘶的叫。

夜沒有睡覺。

繃拉緊的弓弦，未撥動的槓機，

像北極的冰山快要殘酷地崩裂爲兩半。

坐長和倒退，茂盛和衰亡。

絕對沒有憐憫的夜，絕對沒有長縮，更從來不會放棄未爆發的夜啊！

一九四〇末一個月。

（註一）這些事實引自愛倫傑作「巴黎陷淪前後」。他說：「安樂椅和碗櫃從各部衙門

裏搬出來，裝上卡車，而手中抱孩子的婦女却因困疲不堪而倒在郊外路上。」

「一千三百萬難民」亦引自他的通訊。下節「不要依賴國家」的話是貝當說的

，他離開波爾多時，向陣亡將士家屬們作廣播演說，說了這一句話。

（註二）高爾基的話。

（註三）馬爾加作「歐洲在飢餓中」一文內，述一九四〇年阿根廷餓了六百萬噸玉蜀黍

乾枯了河流

(詩二)

乾枯了河流，
乾枯了稻田，
乾枯了樹木，
乾枯了山嶺，
乾枯了田野，
乾枯了江河，
乾枯了海洋，
乾枯了世界。

便是一顆珍珠大的水珠也乾了，
便是一顆珍珠大的水珠也乾了，
便是一顆珍珠大的水珠也乾了，
便是一顆珍珠大的水珠也乾了，
便是一顆珍珠大的水珠也乾了，
便是一顆珍珠大的水珠也乾了，
便是一顆珍珠大的水珠也乾了，
便是一顆珍珠大的水珠也乾了。

無休止的下雨，
沒陽光見一眼，
沒陽光見一眼，
沒陽光見一眼，
沒陽光見一眼，
沒陽光見一眼，
沒陽光見一眼，
沒陽光見一眼。

終年的濕霧浸得我們好難受，
終年的濕霧浸得我們好難受，
終年的濕霧浸得我們好難受，
終年的濕霧浸得我們好難受，
終年的濕霧浸得我們好難受，
終年的濕霧浸得我們好難受，
終年的濕霧浸得我們好難受，
終年的濕霧浸得我們好難受。

可是，
不管旱天還是雨天——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朝上。

扛碎石塊的犯人，頸上掛鎖鍊，

有的寫着五十七號，有的第三百零九。

也有不掛鎖鍊的，一罐扛石塊整日又整年。

也不必像犯人一樣用特別的標記標頭。

可是，不管掛鎖鍊還是不掛鎖鍊——

一只瓦盆裏，五個小工洗面，

墨黑的水裏伸下去十只手。

昨天我看見對門那家燒餅店，

三個乞丐爭一些施捨，旁邊等着的還有。

可是，不管是小工還是別人的臉——

不管是旱天還是雨天，

不管是大人還是半夜，

不管是掛鎖還是掛鎖鍊，

不管是小工還是別人的臉——一樣的。

「宿命的苦役啊！」他們說。

不，是他們在說話，他們的失神的跟

一百零五、五個小工頭。

百零五、五個小工頭或木匠師傅——

並不知道別人一絲一毫的困難或痛苦。

其實不想過頭，一週工作幾日又還平。

你倒看看五十六歲，其頭發三百幾歲。

其頭發幾百歲人，其土街輪船。

今天換上新洗的襯衣

今天換上新洗的襯衣，

在春天的河裏洗的。

聞聞這透明的香氣吧，

這是春天的河水的香氣。
這是一件新洗的襯衣。

啊，這是微開的轉的水的香氣，
單純，易感，熱情，
好像那衣裳飄飄，

走在大路上的惠特曼的那個詩！
——一個人的心裏突然湧出來的香氣。

啊，把你的身體放到海灘上去吧，
第一陣浪花湧到你的身上。

親一親陽光的強烈的香氣。
那是完全的，豐滿的，直接的，
從一團火的心房裏發散出來的香氣。

沒有翻改，也沒有被檢查過，
是從心所說出的話，
好像那老頭兒托爾斯泰，

在他莊院裏所寫的那種故事！

問問雲雲問問香霖四、

奔着天南地北跑四。

今天到土庫裏面去，

今天到土庫裏面去

「下惡的陷生地有呀！」

「就是那地方呀，」

「可是那陷生的地方呀！」

「那怕是你了六個月，十二個月，

你也別想記得他，

牠也決不會要你一點兒，

「正合你意，」

「要騎車吃力拉上鞍，下鞍，

或者要兩條腿走鞍，

總在一個禮拜天找到一個備有的朋友，

「或是不到，不曉得那裏去了，

「誰能記得日子，不曉得日子，

「見了面，說一句『沉悶』，再也沒有話，

許華毅的坦率，和這套話的直白，深深觸動了。

他聽了，心裏覺得，這套話，真是中肯，誠懇中肯，

誠懇的，這套話，真是中肯，

笑了，這套話，真是中肯，

在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在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好幾是這套話裏，真是中肯，

城中小調

夜街的燈火跳動，移行，奔馳，搖晃，

從上坡到下坡，轎子，人力車，消失在黑影中去，

電燈，煤油燈，豆油燈，蠟燭，有色的光點，

交叉，衝突，干涉，變顏色，消滅顏色，

投影，旋轉，汽車頻響，雷聲，延長，閃電……

……正月裏來去交情入裏，

郎提禮物上殿門，

郎說不才如雲土，

辭城……

……

……

情場，競爭，權權位；海東那海味雜貨，食店，
增設沒有玻璃的窗櫺，特賣的屋頂上，掛着旗幟，
乾性的地板，就是結實的地板，重裝一樓底……

二月裏來去交情，

杜康酒不平胸，

不信租看店前酒，

不新潮動有錢派。

此佈景還假的房子，之幾處話，一處在幾處……

弄掉，輪船拆掉，重造幾處，弄起來。

弄上假漆，水，粉，泥，幾處，木炭汁，豬血。

頭頂，沿欄，器具，燈光，效果，房子，空餘地。

十秒鐘黑楊，聲報，換景，一月，換場，弄出來，簡單。

三月裏來是清明。

叫聲，喊我的入。

今晚與瘋病同夜。

與你同生同死。

酒酣醉臥炭簾下用紅袖的濃情路上飛來的輕車，

觀劇。微曉。驚起一雙抱。幾是前塵半歸在抽搖。

隨走這一個燈在荷搖盪的雲影下不覺有。微風。

漂蕩的陣陣睡迷了。重疊疊金蘭錦帳裏。

出牆風聲只曉得。大將花開三蕊滿五嶺盡酒店……

相濡以沫法較前。

不飲酒何難龍酒。

有夢還花不不發。

無思無悔緣度隨。

聽到微曉時征塵長幾幾誰能與實盡。小語云……

前時於正天欲飲茶簾前掃手袖翠眉日猶生。隨風地散。

秋風。雲華。歸時指。夢裏清。影相離離。又相見。

軍裝，大驚，馬掛，披肩，小姐，徽章，符號，
夜霧佑護你們，掛在城市上，像是一樣飄落……

五月裏來去交情，

龍船下河響沉沉，

前浪後浪相催送，

後輩新人換舊人。

某某機關彩排，榮譽座，客滿，公債，捐款，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寶貝，寶貝，真是寶貝，啊哈！啊哈！好明……」

把郎藏在雲裏頭。

咖啡館，茶室，溜冰場，「何日——君——再來……」

澳洲牛油三十元一磅，鮮蝦，飛機貨，請看標語：

「廢墟上建立新中國」，宵衣旰食，應保命，花柳專家，

魚肝油精，則克拉大機成，紐約建國，瑪格力，

有美備蓋紫，二十萬元，「頭彩在此」！

神諭

普濟堂大德堂小德堂

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們倒比你們先達神的國。

——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

這話，它象是漢衣站在衆人面前，

它自誇是拯救衆人的先知。

但衆人裏面發出二個疑問，

它就稱取了經書上的章句，

或一道遙遠服膺的神示，用喇叭和鑼鼓，

唱和這神示和經書上的指辭。

喇叭和鑼鼓是鈔票去買來的，

神示得自姊妹的枕上。

只要天使舊像這樣藍，

第
一

疏闊的經濟政策。

無知是你的希望。

陳述時常帶着悲憤。

不願說的話。

一個金箍棒打死他個南蠻，

佛子說法，就是該處那大祭師，

無從前處痛本大被議論，

應過，一個個看自樣死，是有益的。

所以這般景像是個老人，

管鼓樂器爲了這格兒殺，

當然會着動作長長的鐘聲，

音樂是那樣的好心腸啊，

作動着個鐘院裏念過經的學問。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其實，這是不對的，是錯誤的。

我今年再發五百萬財，

彼此，彼此，陳小姐，你的酒滿真正美，

聽你說一句話，比聽明星唱外國歌

還要過癮，所謂勝讀十年書。

陳小姐和陳常聚在一塊，

陳常聚最喜歡作樂。

陳常聚，雖然不照一照，

他也在陳小姐面前發個，

陳常聚還勸章和雲說和鍾樂，

是百姓的故者，是他們的「意見」，

章常聚還勸章和雲說和鍾樂，

章常聚還勸章和雲說和鍾樂，

軍艦上的水手，一樣在冒險。

我愛你，你愛的愛我嗎？

我愛你，這道所隱微的聯繫了，

多謝你這微險重的生日禮。「寶貝」。

這開春，適合這悲憤的氣氛，

這成一種清幽恬淡的氛圍，

打牌嗎？那當然在別一間。

這你何必取笑我了。

你想想自己……

刻苦，刻苦，犧牲，犧牲，刻苦，

刻苦，忠心，奮鬥，天賦……

兄弟才短，萬萬不能勝任，

這個人選，當然非君莫屬。

其實，老哥，還不是那麼回事。

弄一票錢罷了，何樂而不爲？

太陽蒼白地墮下去，

黃昏裏，陰影像鬼蹲在路旁，

路上一個孩子背了竹筐，

籃着一些枯葉，枯樹枝，

孩子，你彎着背像老人，

孩子，你哀哀地哭泣，爲什麼呢？

誰搶去了你的快樂呢？

土地本來是神的殿，

現在殿裏放着兌換銀錢的桌子，

放着賣鋪子人的凳子，

我的殿必稱爲禱告的殿，



你們倒使它成爲暖窩。」

而曉得，穿著法衣站在衆人面前。

這一刻，他正全身浸在熱淚中。

士郎本來是個聰明人。

那孩子，他倒很聰明。

對子，他更喜歡的是，他會讀書。

對子，他更喜歡的是，他會讀書。

對子，他更喜歡的是，他會讀書。

對子，他更喜歡的是，他會讀書。

對子，他更喜歡的是，他會讀書。

對子，他更喜歡的是，他會讀書。

對子，他更喜歡的是，他會讀書。

這片地，
凡敵人的軍隊，
其對敵，即顯明了其國除滅。

一——

被敵人的軍隊，

其對敵，即顯明了，

其對敵，即顯明了，

吐出一口憤恨的唾沫，

吐向賣國賊的臉上，

一顆凡屬國的鋼彈！

其對敵，即顯明了，

其對敵，即顯明了，

其對敵，即顯明了，

黨辭棄的法蘭西了。

披掛上袍鎧蓋了。

刺向賣國賊的胸膛，

一顆凡爾賽的鐵彈！

那白晝的鐵血戰士，

掛出一口帶血的劍來，

這是誰的鐵血劍？

那是誰的鐵血劍？

那是誰的鐵血劍？

一條——第幾。

拉伐爾，他離開了法國和蘇聯，

拉伐爾，他離開了法國和蘇聯，

將阿比西尼亞劫掠，

最後這名教員，吸煙癮大，
他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他原來是山員總將，

別名許，吳敬廷義的總將，

他原來是無賴信徒，

他原來是無賴信徒；

他原來是出版過勞動報，

他原來是他寫過法西斯的屋主，

「勞動」他的屁股！

等等一類！

三

他原來是山員總將，

他原來是無賴信徒，

他原來是無賴信徒，

審判官的法蘭斯丁。

審判官的法蘭斯丁。

相識你這凡爾賽的鐘聲。

靜然一聲！

「鐘聲」靜然一聲！

被侮辱的鐘聲靜然一聲！

被侮辱的鐘聲靜然一聲！

冤獄裏的法蘭斯丁靜然！

靜若冰霜的法蘭斯丁！

跟你來，跟個警察靜然！

飛向無辜的心目靜然！

你不會忘掉法蘭斯丁！

你不會忘掉法蘭斯丁！

你沒有給蘇青調換的心肝嗎？
是找不到他們心肝嗎？

他們的心肝早已腐爛，
他們已經把所有的東西出賣，
心肝，膝蓋——他們所有的靈魂。

離開吧，好兄弟

「離開吧，好兄弟，趕快離開這裏，

我怕勞苦會傷害你的身體，

我怕烏鴉會啄掉你的眼睛，

塵埃會蝕你的肺。

「離開吧，好兄弟，趕快離開這裏，

他是沒有同情心的人啊，

你活也好，死也好，和他有什麼干係？

他不怕我不對你的代替。

「你這什麼東西，隨便傳謠言呢？」

難道他願意看雜質子上的好意？

難道他願意看雜質子上的好意？

「啊，終於不覺心裏靜靜的止息，

一陣，一陣，一陣，一陣，一陣，一陣，

「好兄弟，人不是植物，寸步難移，

人不是植物，寸步難移，寸步難移，

爲什麼不離開這裏，寸步難移，

「我怕你永遠迴旋，寸步難移，

「我怕你給他們壓碎，碾細，

好好一顆滾熱的心給碾成了泥，

那是整日整夜，經年累月的深謀熟慮，

我們怎能和他相比？

我們怎能和他相比？

「離開吧，好兄弟，趕快離開這裏！」

這一個叫就與不與，明天把這些一齊忘記」

「我也不用路着，你什麼事，我什麼事？」

「我也不用在心裏，你什麼事，我什麼事？」

「我也不用在心裏，你什麼事，我什麼事？」

「再也不用和蟑螂，老鼠生活在一起」

「再也不用和蟑螂，老鼠生活在一起」

「再也不用和蟑螂，老鼠生活在一起」

「再也不用和蟑螂，老鼠生活在一起」

「再也不用和蟑螂，老鼠生活在一起」

「啊，離開吧，到那兒去真實地生活」

赤了赤的脚，踏到濕潤的泥土里，

「翻滾滾地發出聲音，你聽，你聽，你聽」

「你聽，你聽，你聽，你聽，你聽」

一人像樹，又粗壯，又剛強，紫蘭蘭地，
人不像一件假的貨色似的，

不再分什麼官和奴隸，

人們擁抱在一起。

「在城市裏有自由的大道，走下雄壯的紅雲，

歌唱着的是輪軸，歌唱着的是我和你，

在田間抽一筒煙，孩子和雞雛穿東穿西，

冬天去打獵，虎豹躲在深山裏。

「離開吧，好兄弟，趕快離開這裏，

到那個地方去，到那個世界裏，

用你的手舉起刀，用你的嘴吹起號，

和這舊世界告別。」

神這樣呼喚我，我將此言牢記。

即使有一天，她張了陽光的帆來載我。

——真島獨剩的尸體。

也畢竟到了那裏啊！

我大抵是……

……

……

……

……

人……

不再……

人不……

人……

冬天，冬天

終不覺冬天，我最愛的時間，
朔風凜冽，裹着毛果，
凜冽的冰簌掛在屋檐，
風把窗子搖得格格地響，
母親和姐姐忙着過年。

父親已經用稻草包好了水缸，
剪幾枝臘梅相配水仙。

一夜裏厚厚的雪被蓋上了屋頂，

地上的夢一直做到天邊……

我愛冬天，我要冬天！

老實說，當我快活的時候，

四季十二月，我都愛戀；

綠一片，黃一片，微風抱着春的田野；

夏季的雲鵲帶陽光使我感嘆，

秋季我也愛，牠像智慧的清泉。

可是，就中我還是最愛冬天，

譬如只有一輛，靜寂挑選。

寒冷使我深思許多幻想，

她懷胎着一個激動的靈魂！

在冬天，你纔知道溫暖的深淺。

我愛冬天，我要冬天！

我要趁午夜的風聲遠近鳴咽。

冬天再繼續把我們從前，

你急驟地我回家，燃着絨線，

拉住我凍冷的雙手，合在你手心裏面。

冬天來了，

啊，但願在這冬天能够相見！

滿空下着大雪，飛旋，飛旋，

塵埃忙的人翻去奔忙他們的奔忙，

燈光下我們的書桌——一個空間。

折斷的松樹

一棵小松樹折斷了，

整個身體倒伏地上。——骨頭。

這針還是舊的，它並沒有斷，

但是，我聽得他，

明天就要集會，

折斷的松樹，

像折斷的骨節。

就這樣斷在那兒，

就像樹倒在樹上，

我俯下身去查看，

我看那折斷的傷口。

腰还是痛，脚还是麻，手还是酸。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手脚已麻木，筋骨已疼痛。

腰腿已酸痛



理髮匠

理髮匠熟悉地運用着他的剪子，
把剪子噼噼噼地在空中敲擗。
夾着梳子的手撥弄你的頭，
像整理一塊荒蕪已久的草場，
他整理著你這鄉下來的人。

洗掉你髣髴裏的稻草屑，
澆滅你皮膚上的毛孔，不讓牠呼吸。
剝掉你臉頰上的太陽光，
把髮油調和成用粉，塗着，抹着，
頭髮在髮油裡你這鄉下來的人。

部泥土，一點都不定。

一條山溪，向東流，一條山溪，

全無了。

一條山溪，向東流，一條山溪，

灰塵裏出現着

一條山溪，向東流，一條山溪，

灰塵裏出現着

一條山溪，向東流，一條山溪，

灰塵裏出現着

一條山溪，向東流，一條山溪，

灰塵裏出現着

一條山溪，向東流，一條山溪，

灰塵裏出現着

一條山溪，向東流，一條山溪，

溝底陷下，一路滾下去，

路給弄斷了。

喘著氣，拖著車子，

再也沒有力氣去理會

掉在後面的車輪了。

平水封住了

公路上高處揚起灰塵，

灰塵裏出現著

一輛一輛來往的腳車……

水裏發出聲音

一個個，像西風骨上落著，肚子上磨著，

全濕透了，

一羣的，用白色的棉襖，一羣一羣地

滴在地上，一路滴下去。

一樣的喘着氣，拖着車子，
再也沒有力氣去理會

那些他們背上的疲累。

有的這樣走上去，有的

有的這樣走過來，有的

白色的馬，棕色的馬，黑色的馬，

並排着，肩傍肩走過，

對面來，肩傍肩走過……

有的時候，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有的時候，

大家都不說話，

交換一句所要說的說呢？

贈 P.C.

小小的牛犊在山坡上，
尖尖的耳朵搖了又擺，小
斜着的眼睛像榆葉的形狀，
題小地朝我望望……
聲音是從下來的，
腹部的肋骨一條一條，黑而細，
稀疏的頸毛沒有一點光澤，
一匹沒有母親也沒有親人膽
小小的牛犊在山坡上。

贈 L. Y.

深夜裏，人們從夢裏醒來的時候，

還是聽見那織布機的聲響：

格達，格達，格達，一聲聲勻稱的節奏，

順着呼嚕的寒風傳到家的棧上。

當東方逐漸露出第一縷淡淡的霞色，

織布機強邁的游擺快要停歇，

格達，格達，格達，一聲聲還是沒有停歇。

驟則破曉的寒冷刺進她的肌膚。

她的雙腳起泡，十指像扎着細針。

她織着囚徒的嘆息，織着母親的祈禱；
經線是她的愛，緯線是她的憤恨；

再一縷縷地織入人子的希望和苦惱。

「哎，織布的女人，你爲什麼這樣辛勤？」

「我織布做將來的帆，爲了將來的海洋。」

爲了將來的日子，讓自由的航海人

張起我的帆，一簇簇白花開在綠海上。」

贈 A. C.

你記不起得你的屋子，

那亮藍色的窗子，

像亮藍色的眸子？

望下去一團圓綠色的田坡，

長着野蓬，高粱，電桿木，豆子和穉子，

背後而吵嚷着灰塵的城市，

前面是混濁濁的江，像條帶子。

我們坐在窗口談這，談那，

你慢吞吞地，一個字又一個字，

痛恨人間的殘暴和不義，

罵着虛空的韻語，假冒的詩，

談着，就心着我們的急躁Sych……

你記不記得我們穿了西裝，上街進城？

手裏提的餅乾筒和一網椅子。

你說我們像小公務員，在放假的日子。

街上飛跑着汽車和灰塵和蓬蓬遮陽的轎子，

騎在裏面的女人搖着小小的羽毛扇。

街上，香煙攤上的小子，露出腳趾，

一面撿錢，一面奶她時孩子。

街上，有人牽着總子，

牽着一個被纏纏了手和脖子的小髒女人，

和一個衣衫破爛的男人，背上一卷席子。

傍晚，我們回去，紫色的天空上，

一個黃面月的月亮，像教堂尖塔的鐘面。

你背給我聽魏爾哈崙的詩句，

說生命像一塊滾著的石子，
要滾入人羣中間去……

你早離開這裏，

但我知道你，

沒有忘記這些。

山坡上還是上下著轎子，

轎夫咳嗆着，

汗水浸白了他們的眼皮，

山坡上賣麻繩的人，

用銅盤子的秤秤着，

那樣地仔細。

——買了繩子去綁縛那女人嗎？

那家小飯館的門口，

地上跪着一個討錢的女孩，

她合着小手，眼睛渴望着。

——什麼時候她纔站起來呢？

你的屋子換了別人在住，

那亮藍色的窗櫺已經給

一年的雨水打壞哩！

他不再睜着亮藍色的眸子，

看着這裏的愁苦……

但我知道你

沒有忘記這些。

讀「約翰·克利斯朵夫」

黑沉沉的夜裏，

有一個呼喊的聲音，

從低處高升，

一個焦灼的，人的呼聲！

有一個人打開了門，

他的手臂，結實，堅硬，

他傾出他的上身，

向門外的黑暗問訊。

滿城的黑影往來紛紜，

像夜霧一樣氤氳，

圍困着家家的窗門，

夜霧一樣濕，一樣的冷。

他的聲音是那樣的焦灼，

緊張，迫切，充滿熱忱，

睜大的眼睛因為失眠而發紅，
臉上的肌肉起着麻痺。

聽呵！這焦灼的呼聲！

一兄弟們，爲什麼還不天明？

天神弄錯了時刻，

遲誤了星球的運行。

「兄弟們，起身，起身！」

我們自己來推動命運，

我們自己來轉動這星球，

像我們推著那鐵車的雙輪。」

他的聲音是那樣的焦灼，

他的心頭火灼如焚，

他傾出他的上身，側着耳朵，

等待着這個世紀的回聲。

奔馳意奔門額

我願意我們能夠

我願意我們能夠，

住在靠近的地方。

至多隔開一道河，

好像這綠色的柳江。

我願意我們能夠，

住在這種黃色的水樓裏，

高高地架在柳江上。

火輪子的牛車停在我們屋旁。

朝晚都能夠相見，

只要走過一條浮橋，
隨時可以隔江張望，
因為臨江開着一排樹。

柳江上游的木材，
慢慢地飄流而來。
柳江裏的船夫們，
哼着，喊着……

不會作假的人住在一起，
便不用咕咕巴巴地撒謊。
——為什麼相愛的人倒要分開？
分開得那樣匆忙！

我們的歡樂和苦惱都是一樣，
在一起就好一起高興，
一起分担憂傷，
什麼事都好有個商量。

哎，昨夜裏我夢見，
受苦的人喘過氣來……
愛，不再受到剝奪，
眼淚已經屬於過去的時光。

我們約好了一個日子，
坐船的坐船，火車的火車，
公路上的汽車搖搖晃晃，
說是我們聚攏在一個地方。

離別時的歌唱都還沒有遺忘。

拉着手，我們直下長街，

——一時不曉得怎麼講！

難道這是過分的希望？

我願意我們能够，

住在最近的地方。

讓我們私下起個名字，

來稱呼這條可愛的江。

無題

靜靜的頓河，

你這樣溫和啊！

靜靜的頓河，

你抱着我，

像田野上無邊無際的山草，

山羊毛似的柔滑，

伸展着的無邊無際的親愛上

靜靜的頓河，

你這樣溫和啊！

失掉你——

我要哀傷……

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一——三〇〇〇）

冬天，冬天

版權所有

著者 袁水拍

不准翻印

出版者 遠方書店

印刷者

泰記西南印刷廠

定價 國幣

桂林府後街二十號

桂林張國第五號

2678

407315

冬天·冬天

袁 水 拍 著

定價：4.90

遠方書店出版

}C

26

3

第

價目表

價多。

18

== 原料配本 ==